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季稗史初編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季稗史初編

(一)

國學基本叢書

明季稗史初編

(二)

國學基本叢書

明季稗史初編

(三)

國學基本叢書

明季稗史初編

(四)

國學基本叢書

60000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初史稗季明
冊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章德宜 滕秉全 鮑嘉祥)

◆D六四八

陸

二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鋸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燬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尸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尙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煮石亭。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季稗史初編目錄

卷一	烈皇小識	卷二	烈皇小識
卷三	烈皇小識	卷四	烈皇小識
卷五	烈皇小識	卷六	烈皇小識
卷七	烈皇小識	卷八	烈皇小識
卷九	聖安本紀	卷十	聖安本紀
卷十一	行在陽秋	卷十二	行在陽秋
卷十三	嘉定屠城紀略	卷十四	幸存錄
卷十五	幸存錄	卷十六	續幸存錄
卷十七	求野錄	卷十八	也是錄
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卷二十	粵游見聞
卷二十一	賜姓始末	卷二十二	兩廣紀略
卷二十三	東明聞見錄	卷二十四	青燐屑
卷二十五	青燐屑	卷二十六	吳耿尚孔四王合傳
卷二十七	揚州十日記		

明季稗史初編卷一

烈皇小識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邏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即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譴逐逆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藎，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魄，猶然鬱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卹與褒贈應卹蔭卹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卹與復官，應起用卹與起用，有身故捏贋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卹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

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票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鍾炘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厥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鏐。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具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謐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餒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構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璫。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己。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

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閤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瑯。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虛公。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璉及抗疏撓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璉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璉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賊。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淮忤逆璉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璉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期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

嘆哉。至批剄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妄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

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尙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効之。遂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禁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旣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不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闈。高陽特題起陸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者。以嫌避也。人謂老高陽德憑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都垣魏照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卽得華亭。然兩公勲業德望俱無聞焉。何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爲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